



雅典血案

【法】热拉尔·维利耶 著

● 赵继桢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神探马尔科
雅 典 血 案

〔法〕热拉尔·德·维利耶著
赵继桢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GERARD DE VILLIERS
MEURTRE A ATHENES

本书根据法国普隆出版社 1976 年法文版译出

封面设计 张志明

神探马尔科

雅典血案

著 者 / (法) 热拉尔·德·维利耶

译 者 / 赵继桢

出版者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复兴门外真武庙二条九号)

发行者 /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 工程兵印刷厂印刷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数: 1—15000册

印 张 / 6.5 字 数 / 140,000

版 次 /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43-0761-0 / I·77

定价: 2.95 元

第一章

“生日好，亲爱的亨利！祝你生日快乐！”

响起一阵愉快的掌声，打断了通常的祝愿。人们闪开一条路，让亨利·伊格尔顿走近放在桌子上的生日蛋糕。蛋糕上插着四支红色大蜡烛和六支白蜡烛。这位美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鼓起腮帮子，一口气吹灭了这十支蜡烛。

当这位美国人笑着直起身子时，又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他的胡子又黑又粗，头秃眼凸，活象一只大海豹。大使馆豪华的沙龙里挤满了上百人。在一片愉快的喧哗声中，所有的人，从大使到希腊雇员，全都来庆祝亨利·伊格尔顿的46岁生日。

有一位来客留着小胡子，两眼笑咪咪，头顶光秃秃，将近五十来岁。他拿起两杯香槟酒，递给一秘一杯，然后举起自己的酒杯，用希腊语说道：“祝你在雅典生活愉快！希望能在雅典庆祝你的五十大寿。”

亨利·伊格尔顿与他碰了一下杯子说：“你不是一直在海上吗，马蒂亚基？你是怎么来这的？”

“是爱琴海上的风把我一直吹到这里来的！”

马蒂亚基·阿加西乌将军是希腊情报局——克伊普的头子。他从五月份起几乎一直呆在他的帆船上。五年前，亨利·伊格尔顿在塞浦路斯逗留时，阿加西乌认识了他，从此两个人便变得很熟悉了。亨利·伊格尔顿从前曾被派来参加过美驻希腊联合军事援助团军事援助计划组的工作，这已是他第三次来希腊逗留了，他自信能象一个希腊人一样说希腊语。

亨利把自己那杯香槟酒一饮而干，马蒂亚基·阿加西乌跟着也一口饮干。在他们周围，来客们都拥去吃一种奶油小点心和喝进口的 J&B 饮料。亨利·伊格尔顿很高兴在南美之后又重来希腊。他用眼睛寻找着自己的妻子简·伊格尔顿。她正在同大使热烈交谈。她转过头来，看见她丈夫在微笑，便马上离开大使走了过去。亨利已正在把第二杯香槟酒喝光。当人们在切蛋糕时，简·伊格尔顿挽着他的胳膊并把嘴唇贴近他的耳朵说：“注意少喝香槟酒！亲爱的。”

简去希尔顿饭店理发厅理了四小时的发，把金黄色的头发很考究地烫成环形髻发，衬托着清澈明亮的眼睛和虽不柔和但很匀称的脸庞。她的髋部过大，小腿很粗，但穿上黑色长袜，显得细多了，她已 40 来岁，不过还是很诱人的。她生了两个孩子，并没有使她的身体变样。为庆祝她丈夫的生日，她让人用外交邮袋从巴黎捎来了一件漂亮的黑缎长睡衣，她打算让他从鸡尾酒会回家后第一次穿上它，使她丈夫感到意外的高兴。她一直挽着自己丈夫的胳膊，看了一下手表：差一刻九点。还有一刻钟，他们就可悄悄溜走了。

大使手里拿着酒杯，走近伊格尔顿夫妇。阿加西乌作了一个十分自然的动作离开了。

“亨利，我希望你的逗留对所有的人都将是有意义的”，他举起酒杯说。

亨利·伊格尔顿微笑着说：“但愿如此，先生。”

亨利·伊格尔顿公开的身分是一等秘书，实际上，他是中央情报局驻雅典站的站长。

他继承了其前任的住宅：一所幽静的别墅。别墅位于雅典之塞纳河畔纳伊的普西希科中心，是一快青葱翠绿和宁静的绿洲，远离市中心喧闹而炎热的杂乱环境。瓦西利亚斯·弗雷泽

里卡斯街 5 号属于美国大使馆，传统上作中央情报局站长的住宅用。

这个安静的住所使亨利·伊格尔顿马上便喜欢上了。只有一件事情使他很烦恼：吃希腊饭菜会发胖。幸好，简严格控制他的饮食，不让他吃所喜欢的一切东西，当然，她除外。

亨利·伊格尔顿的助手唐·理查德也来向他的头头祝贺。从他在兰格利当保安军官的年代起，他就一直保持着一些呆板的举止，他那蓝色的眼睛好象总在搜索可疑分子。大使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转向这位中央情报局驻雅典的 2 号人物悄悄问道：“关于《雅典新闻报》的事情，你始终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吗？”

唐·理查德否定地摇了摇头，他平平的额头上出现了一条不快的横纹。

“不知道，先生。这好象是与情报文献中心有关的一些恐怖分子，即阿吉的伙伴们干的……”

大使表示厌恶地撇了撇嘴，中央情报局的背叛者菲利普·阿吉现在同全世界的恐怖分子勾结在一起告发几乎驻在各地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因而，一周前，雅典出版的唯一英文报纸《雅典新闻报》刊登了亨利·伊格尔顿的名字，地址、私人电话号码和履历，完全准确无误，告发他是中央情报局驻雅典站长……署名者是一个叫什么“希腊和希美委员会”的组织。

然而俄国人是不会开这种玩笑来取乐的。

亨利·伊格尔顿没有来得及参加这次谈话。

马蒂亚基·阿加西乌将军由一个女人陪伴着朝他们这伙人走来。在这么正规甚至快要令人厌烦的鸡尾酒会上，她的出现完全出人意外。

她是莫尼卡·维蒂和安尼塔·埃克伯格的女儿。金黄色的

长发披散在五官周围：鼻梁挺直，鼻子有点粗大，嘴唇太厚显得不正派，栗色的大眼闪着水灵灵的目光。天然羊毛色平纹细布裙的重迭厚度也未能掩饰住她丰满的胸脯，就是法国以性感著称的女电影演员布里吉特·芭铎也抵不过它的丰满，只能降低到佝偻病患者的行列。指甲染得很红的长手如同魔爪一样，随时准备抓住从她身边路过的任何男人……穿的尖后跟鞋好象都难以支撑住她充分发育的身体的重量，这位闪闪发光的女人超出阿加西乌将军整整半个头。

十年前，她想必是一个十分风流的女子，但现在仍然可使一个甚至好几个正派男人神魂颠倒。大使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强笑了一下。这位女子尽管容貌迷人，但在她的举止中却有着厄勒克特拉女神的庄重，一种几乎是高傲的神态，她浑身散发出的原始性感把这种神态减弱了。

马蒂亚基·阿加西乌黑眼里闪着诙谐的目光对这伙人说：“我向你们介绍一下，这是纳夫西卡，我的妻子，累斯博斯搞同性爱的女子。”

大使感到不快地闭上了眼睛。唐·理查德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他肯定没有听明白。

中央情报局站长的眼里闪动着高兴的目光。他的朋友马蒂亚基当将军前是个花花公子，可能有不少荒唐行为，而且喜欢刺激。简·伊格尔顿注视着这位将军夫人，显出一副斥责的样子，她担心马蒂亚基·阿加西乌很可能会把自己的丈夫拖进那种卑鄙可耻的行径中去！她丈夫赶紧指出说：“马蒂亚基的意思是说，她出生在累斯博斯岛。”阿加西乌将军哈哈大笑，对他开的玩笑很是高兴。

大使松了口气，又露出了微笑。“累斯博斯女子”纳夫西卡先后同大使和理查德握了手，接着拥抱了亨利·伊格尔顿。

唐·理查德突然有点羞愧地发觉自己在尽力透过平纹细布的厚度望着她丰满的胸脯……他自感无趣，脱身离开去喝 J&B 饮料。

纳夫西卡垂下眼睛，好象无视人们都在望着她的目光。

气氛变得紧张了。简·伊格尔顿感到魔爪伸向了自己手边。人们不应有权让这样一个女人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里自由放任。亨利·伊格尔顿终于露出纯朴的微笑，用希腊语问道：“你是怎么搞的，老恶棍，弄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马蒂亚斯·阿加西乌神气活现地回答说：

“这就是我们希腊语所说的”蝙蝠的小骨头。谁都不真正知道蝙蝠是怎么飞的。蝙蝠锁骨里有一种小骨头，人们不知道它有何作用。我不漂亮，我不富有，我不再年轻，但我有小骨头……

大家都笑了。简·伊格尔顿趁机悄悄地拉了拉自己丈夫的袖子。“亨利，咱们该回家了，”她告诉这伙人说，“孩子们在等着我们。”

他们的两个孩子因搞了一整天的体力活动累得受不了，早就睡下了。不过，简真想第一次让他穿上那件长睡衣。

而且，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丈夫同那位假“累斯博斯女子”呆的时间过长。

阿加西乌将军已引人注目后，便把他光彩耀目的妻子带往酒菜台子去了。大使马上转向亨利·伊格尔顿说：“显然你同她很熟！”

中央情报局站长笑着摇着头说：

“当然很熟。但马蒂亚基很少同她一起出门。我认为，如果冒昧地说一句的话，他们有一个君子协定。他偏爱那些十分年轻的姑娘。但纳夫西卡在雅典非常有名。据说，她几年前当

演员时曾是国王的第一个情人。”

唐·理查德兴奋地转过头去，心里象激起了一点儿波浪似地凝视着紧紧裹在平纹细布裙中丰满的髋部。

“天啊！”大使突然说，“这就是使你的朋友马蒂亚基喜欢的人啊。你们瞧，她就在酒菜台子旁边。”“但那个女的是光看脚的！”简·伊格尔顿感到震惊地说。

那三个男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他们对其他人要感兴趣得多。又出现了一张小姑娘的脸，头上留着鬃毛狗般的黑色卷发。但其余部分一点也不象是个孩子。丰满的胸脯几乎可以与纳夫西卡相匹敌，把短袖圆领汗衫撑得紧绷的，都快把汗衫撑破了。浅色蓝布工装裤紧紧包着高耸的臀部和象火箭一样的长腿，好埋怨的撅嘴使她的娃娃脸变得阴沉，这位女子正搅动着茴香烈酒杯子里的冰快……

“这是阿莉基，在签证处工作的一位姑娘，”唐·理查德告诉说，“我很抱歉，先生，我去叫她穿上鞋子……”

他以一种令人怀疑的匆忙奔向那位年轻的女扰乱分子。简·伊格尔顿觉得希腊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国家。显然，人们不能相信任何贞操。

与会者开始大大减少。

希腊人要去吃晚饭；美国人要去睡觉，他们已吃喝够了菜肴吐司，小蛋糕和英埃特与尚东牌酒。

美国人不适应希腊人午夜吃晚饭的习惯。马蒂亚基·阿加西乌朝亨利·伊格尔顿挥了挥手，拉着他光彩耀目的累斯博斯妻子朝出口走去。纳夫西卡则摇动着她金黄色的密发，向亨利送去一个微笑，笑得使混凝土都可化开。他俩是亨利在雅典的最好朋友。

五年前，在塞博路斯的工作关系很快变成了友谊。马蒂亚

基由于他荒诞的生活趣味，总是兴高采烈和喜欢接人待客而使人得到休息。他很善于谨慎地度过独裁时期，因而在新政权里又获得了一个重要职位。

亨利·伊格尔顿向大使告辞，由简·伊格尔顿陪伴着朝出口走去。外面，天气凉爽宜人。他惊跳了一下。他的司机利奥尼达斯，站在他等候使用的福特牌汽车旁，正在同签证处的那位下流女职员热烈交谈。她现在已穿上高高的木鞋，使她的双腿显得更长了……

利奥尼达斯看见他的主人后离开她赶紧过去打开了黑色福特车的车门。

亨利·伊格尔顿不由自主地象外交礼节习惯使他做的那样，坐在了后排座右面的角落里。门厅石板地面上响起的喀喀木鞋声，使他转过了头去。阿莉基返回大使馆里。他注视着她腰肢的扭动，很遗憾自己没有小20岁。当简·伊格尔顿钻进来坐在他身旁时，他已驱逐了这种不该有的念头。利奥尼达斯马上开动车子，向左拐入拉希托斯小街，然后再次向左拐入瓦西利西斯·索菲亚斯大街，这条街通往基菲西亚和雅典的高处。但在遇到第一个红灯时，司机回过头来不安地皱着眉头说：“老板，你是对我说过回家去吧？”

亨利·伊格尔顿不禁笑了。利奥尼达斯的记性很差，头脑有点简单，但他是最好的一个人。以前他开大使的克莱斯勒防弹车。大使对他开车不专心很厌烦，把他转给了这位中央情报局的站长。“我们到普西希科去，”亨利说。

简·伊格尔顿把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膀上，注意不把她的金黄色耳环压坏。

“我为你准备了一件你意想不到的礼物，亲爱的，”她低声说。

“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亨利·伊格尔顿深受感动地问。简把手放在自己丈夫的大腿上并呆在上面。“你等着瞧吧，”她用一种充满神秘的口吻说。

他尽力猜想着，但白费心思。福特车行驶在两排浅灰色的不甚优美的楼房之间，这些楼房使人想起了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筑物。然后，房子变得越来越少了，同时街名也变成了莱奥福罗斯·基菲西亚斯。左边耸立着一座树木繁茂的山丘，房屋隐没在青葱翠绿之中：普西希科，雅典的住宅区。

利奥尼达斯把车停在一个大超级市场对面，等着向左拐。普西希科住着所有外交官和希腊富翁，远离雅典的污染和噪声，在全国 850 万人中，有 300 万希腊人聚居在雅典。

那辆灰色警察车在黑暗中勉强能辨认出来，它停在瓦西利亚斯·弗雷泽里卡斯街上部。

“南斯拉夫大概还在抱怨，”亨利·伊格尔顿指出说。

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二秘曾多次提出抗议，因为一些陌生人往他别墅的墙上投掷红色染料瓶。此后加强了警察巡逻队，经常在普西希科来往巡逻。然而，人们几乎遇不到比贝弗利山丘更多的行人了，它宁静的街道里有几十个方向禁止通行，变成了迷宫。豪华的别墅同绿丛环绕的雅致小楼相间。连一个商人也没有。雅典的稀奇事：街道的牌子还是用罗马字写的。

利奥尼达斯放慢车速，离开亚塞米翁街，转入瓦西利亚斯·弗雷泽里卡斯街，亨利·伊格尔顿的别墅就在这条宁静的街上。当福特车拐弯时，路灯突然灭了。

“喏，又出故障了！”简·伊格尔顿指出说，她蜷缩着靠在自己丈夫身上。她把手指头塞进他的衬衣和皮肤之间，噗哧一声笑了。

“这没有使你想起什么来吧？”她补充说。

他们是按照《圣经》在一辆旧普利茅斯车的尽里边互相认识的，当时这辆车停在肯特大学校园的一条阴暗的小路上。在这之前，她的丈夫与一位趾高气扬的迷人姑娘打得火热，简用力从她手中夺了过来。

“但愿孩子们真地睡了，”亨利·伊格尔顿用变了音的声音说。

利奥尼达斯减慢速度，把福特车转向别野关着的铁栅栏门，人们在黑暗中可隐隐约约望见在花园深处的别墅，当亨利·伊格尔顿摆脱开简时，司机已把手放在车门上要打开它。

“等等，利奥尼达斯，我来开门，”他说：

司机的笨手笨脚使他很恼火，他总是在锁眼里乱捅一会儿才能打开。亨利打开车门下了车。空气里充满了木兰花香味。他在口袋里摸索着要取出钥匙，但他停了下来，望见在木兰花下别墅小门附近的黑暗处有一些人影。铁栅栏门和别墅小门之间的路灯已经熄灭，他不能清楚地辨别出这些人影来。

他起初以为是一对情人。别墅的仆人们常常乘凉调情。接着，那些人影动了，朝他走来，是两个男人。一种突然的恐慌使他的心缩紧了。特别是在塞浦路斯，他曾经与危险打过交道，因而很易感觉到这点。他慢慢地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好使对方看不出来他有无武器，并朝那些陌生人走去。

首先，要使他们远离简所在的汽车那儿。“你们找人吗？”他用英语问道。

那两个人没有吭声，继续往前走。

由于天黑，亨利·伊格尔顿看不清他们的脸面。其中一个比另一个高大得多，膀大腰粗，给人印象深刻。亨利看到他右手握着一个黑东西，顿时感到嘴唇发干。

他本能地向后退去，背靠汽车，没有转身。他呼叫着，尽力保持镇静。“利奥尼达斯！”

汽车仪表盘上的杂物箱里有一支柯尔特 45 式手枪，已装弹上膛。通常，亨利·伊格尔顿本应有一名保镖，但使馆人员不够多。当司机从汽车那儿突然出现时，陌生人中最高的那个把手臂水平地伸向他的面前。亨利·伊格尔顿还未来得及感到害怕，就喷出一股黄色火焰，响了一枪，枪声在寂静中显得震耳欲聋。亨利·伊格尔顿仿佛觉得头部左侧挨了一拳，失去了平衡，他大声喊叫道：“天啊，你疯了！”

利奥尼达斯吓得发呆，仍然抓着车门，凝视着这一场面。他张开嘴说不出一句话来，甚至没有想到钻进车内去取出 45 式手枪或奔向电话通知大使馆。

“回到车内去！”另一个袭击者喊道。

利奥尼达斯发觉自己的手脚不听使唤。他仍然原样呆在那儿未动。

响起了第二下枪声，同筒的喊叫声混杂在一起。她拼命拧着车门。亨利·伊格尔顿感到腹内心脏附近轻轻地撞击了一下，但并不感到真正的疼痛。他尽力转身想回到车内，但没有力量完成这个动作便跪倒了。杀手伸出手臂又打了一枪，但子弹未击中亨利·伊格尔顿。在街上稍低一点的地方，一个声音用希腊语喊道：“走吧，你已击中了他！”

利奥尼达斯终于摆脱恐惧蹲了下来，料想自己会被顺便击毙，但那两个人却从他身边跑着过去了。

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他隐约看见黑暗中有一辆汽车的影子，接着发动机隆隆响，车子开动了，朝街的下部疾驶而去。

简从福特车上跳下来，看见自己丈夫蜷缩着靠在车上，背倚车门，吃力地想重新站起来。她赶紧朝他奔了过去。

“亨利!”“噢，我在流血，”亨利·伊格尔顿说。

简把手贴在他衬衣上，她马上惊叫了一声，把沾满鲜血的手缩了回来。她尽力克制自己不惊慌失措。一家医院，快！她直起身子责备司机说：

“利奥尼达斯，来，帮我一下！快。”

司机绕着福特车跑了过来，结结巴巴地说：“他们从那儿走了，他们……”“我才不在乎哩，”简·伊格尔顿喊叫道，“帮我把我丈夫抬进车里。他受了重伤。”

司机抓着伊格尔顿的肩膀，笨手笨脚地首先上到车里，把伊格尔顿拉到后排座位上。简屈好他的双腿。他们俩好歹总算把伊格尔顿横躺着安顿好了。瓦西利亚斯·弗雷泽里卡斯街的路灯，象突然熄灭时那样又突然亮了，使简看清了自己丈夫的脸色苍白，鼻翼翕动。她抽噎了一小会，声音便在喉咙里哽住了。她近乎歇斯底里地尖声喊道：“快，利奥尼达斯，快！”

司机激动地坐好，突然向后倒车，然后奔下斜坡街，开亮前车灯，越过巴西尔·帕卢街的“停”车标志，他两手发抖不知如何是好，不顾莱奥福罗斯·基菲西亚斯街角的红灯直驶而过，在空荡荡的林荫大道上拼命地疾驶。福音医院在前面两公里处佩特拉基街希尔顿饭店对面的科洛纳基。

简小心地摸了摸自己丈夫的头，没有发现她所担心的弹孔。子弹从皮下贯穿性地击中了他的头部。这使她松了口气。脑子受伤始终使她感到害怕。

现在，利奥尼达斯正奔下瓦西利西斯·索菲亚斯街。每个十字路口都按着汽车喇叭。简·伊格尔顿默默地向上帝祷告着。“天啊，你别把喇叭按得那么响！”

她朝自己的丈夫俯下身。“亨利？”

他没有回答。在车内的昏暗中，她无法看清他的眼睛。

“快，利奥尼达斯”，她象个木头人一样再次说道。

司机突然向右拐入佩特拉基街，然后向左开到急诊室门口。车子一停下，简就跳到车外，奔上台阶，用蹩脚的希腊语呼喊着——一位穿白大褂的护士。

“一名医生，快！有一个重伤号。”

她用手指指着汽车。那个护士马上拿起电话，拨了好几个电话号码，终于接通了一个人，说了几名话，然后挂上电话，露出叫简·伊格尔顿放心的微笑。“医生马上就来。”

简·伊格尔顿急得在原地直跺脚，浑身冒汗。她又走出来。利奥尼达斯站在车旁等着，不知怎么办。

过了好长的几秒钟后；来了两名护士，推着一副担架，陪着来的还有一个穿白大褂的人，他朝简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伤员在哪里？”

“快，在车子里，”简·伊格尔顿说，“有人开枪打他。他……”她的声音哽住了，“他腹部挨了一枪，正在流血。”

她泪如雨下，倚在墙上以免跌倒。医生慢慢地把她一直扶坐在一张椅子上。

“冷静点，”医生用蹩脚的英语说，“一切都会顺利的。”

她模模糊糊看见他朝车子奔去，那两名护士正在把亨利·伊格尔顿一动不动的身躯从车内抬出来。他们把他躺放在担架上，很快走了回来。

“电话，”简·伊格尔顿问，“电话在哪儿？”但，她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她刚站起来，便在一片嘈杂声中倒了下去。

“你知道乌达奇佐夫乘自己挂着本国小国旗的车子去拜访了东方情报部门！就在今天下午！希腊人大发雷霆！”

这位美国新闻处处长对希腊人的反应总是了如指掌。美国大使微笑着说：

“我知道他们在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结束分裂。这使他们大为恼火。”

大使邀请了几位朋友来吃在自己住宅里临时安排的夜宵。这些朋友中有中央情报局雅典站的2号人物唐·理查德，大使馆新闻专员和几位希腊朋友。知道俄国人也有一些难题，这真叫人高兴。自塞浦路斯事件和结束独裁以来，美国和希腊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现在，美国第六舰队甚至已再无权在希腊克里特岛停泊。大使的克莱斯勒车安装上可以防机枪子弹的装甲车门和装甲玻璃，这并不是偶然的。大使馆的一层楼由一个重型铁栅栏门系统防护着，铁栅栏门用一个中心台电动控制，可以在十分之几秒就把它关上。军政府时期的令人惬意的关系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另外，可怕的“伊斯埃”即专门负责强化审讯的宪兵队曾经住过的那所楼房，以前正好在大使馆对面，现在已被毁坏，原地只剩了一个坑。

“特罗奇金将很难使两派和好，”美国新闻处处长指出说。

唐·理查德狡黠地微笑了一下。希腊有27个恐怖组织，彼此全都严重对立，只在去美国大使馆投掷燃烧瓶这一点上意见一致。

一个领班突然来到沙龙，一直朝大使奔去。唐·理查德看见领班的那种表情一下僵呆了。那个领班的下巴直哆嗦，好象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他俯下身在大使耳边说了些什么，大使马上猛地一下放下了自己的酒杯，以致把酒都洒出了一点。

所有谈话都停了下来。大使舔了舔嘴唇，用失真的声音告诉大家说：“先生们，我很抱歉，但我必须得停止这次晚宴。亨

利·伊格尔顿回家后遭到枪击，现在福音医院里，我得立即到医院去。”“我的天啊！”大使夫人说。

唐·理查德已经站起来，脑子里象开水锅似地沸腾着。他默默地跟在大使后面走了出去。

※ ※ ※

大使坐在全速疾驶的克莱斯勒车里转向唐·理查德说：“唐，你有什么看法？”

这位中央情报局雅典站的2号人物摇了摇头说：“先生，现在对你说还为时过早。伊格尔顿先生负责着一项困难的计划，涉及到一些危险的人……我将立即通知马蒂亚基将军。那些希腊人肯定能帮助我们。”“那苏联人呢？”

这位间谍怀疑地摇了摇头说：“我不这样想，先生，他们不会这样做。”

汽车象龙卷风似地开进了医院的院子里。一辆警车已经停在那儿。大使一直奔到急诊室。一位医生接待了他，把他一直领到一个小房间里，里面放着一副带小轮子的担架。躺在担架上的尸体已盖上了白床单。

“一颗子弹射入了主动脉弓，”医生低声说，“我们毫无办法。暴发性的内出血。他大概在半分钟内就死去了。”

第二章

马尔科亲王殿下忧郁地看着局里送的红玫瑰花在花瓶里颤抖着，回应着正好在英国饭店窗下安装的风镐一颠一颠的响声。风镐的响声勉强盖住了交通的喧闹声。即使夜里，人们也处于嘈杂声中而不得安宁。阿马利亚斯林荫道和瓦西利西斯·索菲亚斯林荫道的交叉路口可能是雅典最嘈杂的地方。可